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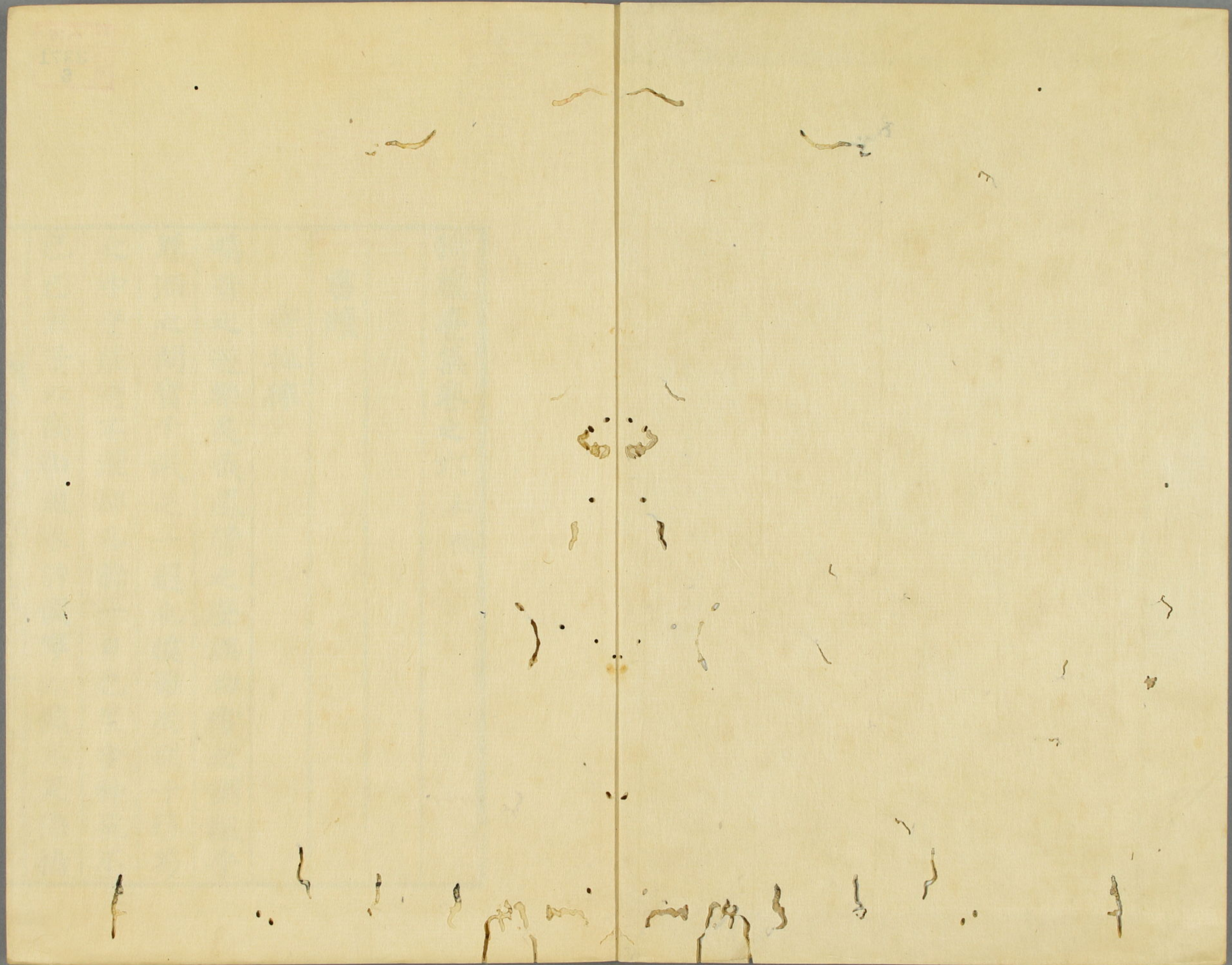
倚蘭臺集

| | |
|---|---|
| 書 | 卯 |
| 牘 | |

6

~ 16
3371
6





門 16
號 3371
卷 6



猗蘭臺集卷之六

初稿

卷久
洲林

書牘

寄徂徠

疇昔之遊樂矣哉鳳管之聲與白雪之調飄乎
尊酒之間實千載之一遇也僕雖局促于簪笏
之中乎能得不濯鄙吝於一日也至今神飛不
已已然子以高山流水許僕寧以僕為足染指

大羹之味耶僕何敢當之郢人之和附呈請爲
運斤念日之後乘興一來餘期面

又

向接回音及和章引商刻羽調益高矣何翅高
山流水已哉余於足下亦云

又

昨日興熟酒熟夜已三更賓主不知疲只恨歸
路雨雪沾濕衣裳耳然固是足下白雪之聲動

帝閣則當無所尤也何如念六之約勿見背輒
當倒屣

又

白雪再飛方惱騷客之日即先生不枉駕昨夜
絃管詩酒頗有其趣而高山流水將向誰論之
哉負慊多矣然而分韻戲作思君之詩以託之
東野豈料已達左右更獲陽春之歌是則如得
驪珠千顆何幸過之明春十日之約請勿違

寄蓮體

發軔之後杳絕音問未審起居平安否祇林之
月鷲嶺之雪宛然心目念律師在其際哦皎然
靈一之句欣羨不尠僕朝覲之暇左琴右書聊
慰閭寂耳近得明七子之詩讀之風流瀟灑實
足銷永夜也唯苦國版漫漶註脚迷目想高門
之人慧觀筆法壓倒素道人僕欲倩其如椽騰
寫李王二集本文矣願律師爲僕致此意其餘

五子亦師別擇門下能書命之及春花爛熳之
時幸且寫完則一諷一詠夢入池塘者盡是律
師之賜也若有近作時托鴻翼方今朔風奮發
自愛不悉

又

向接回音乃審道履清健方今雨雪霏霏虎溪
閒月當添一番風光不知和尚邀何人拍手一
笑也欣羨欣羨聞令徒盡歸鄉無爲余寫七子

集者然承本光師能筆可以命也唯時暫歸讚
陽計非春暮無能終其功謝謝文章元自千秋
之業何遽論遲速於花時哉請上人為余達諸
海南別見錄寄書目若有所獲速見告致僕冀
得益鄴架一種禪餘有詩託之飛鴻不一

寄徂徠

歲運斡轉萬物皆春池塘芳草羅浮梅花共是
欲誇陽春之色况復詩家之陽春得無乘時而

勃然哉見許一聞花箋一套附贈餘期面晤之
日耳

又

此日烈風加以城南之火僕固絕念乎盍簪也
忽接手教審有霜露之疾伏惟自愛枝指生實
足慰寂寞所恨不得談潮師移錫之事耳使戶
生致意不一

與九江

南風琴琴樹林搖動無暇掃几案之塵耳曩日
所約印色今日合成色佳甚矣惟願大業不廢
得協此色亦業之一端也其端已起惟專志不
宜廢

寄徂徠

庭際櫻花將已辭枝而僕與潮和尚為閉戶先
生日誦駘蕩還春色之句所借詩所屬目將遍
其樂甚矣不知公近况何如猶為丙丁童子爛

却床下雙屐也否昨偶誦公晴窓淨几之句因
相依想公投閒之狀必是圖書縱橫無地容膝
謹貢一大几案庶幾免侍史移動之勞勿却為
幸

又

向者所賦拙詩欲改作不能得而日期已迫惟
念待其妥帖恐再費日子今姑依舊稿寫呈為
一揮成風之斤幸甚望日若有暇伏乞命駕

寄大潮

別後過旬薰風早歇秋風已起木葉將變色天地造化幾乎有時哉況於日夜相交者乎臨別乃約再會 帝都然不佞有病發輒較遲是以不能得已嗟乎別也亦遙矣滄海漫漫惟自愛即至山中請帛書速下

寄徂徠

疇昔之會屈指未旬然行將隔一暮預恐河山

之邈耳不佞病已霍然唯以暑之故猶且在床褥之間已幸勿勞懸想哉朔日多事蝟紛不能仰貴然為別疇昔之會果將隔河山如之何縞布二端留為縞帶筦存幸幸

寄鼓海

睽離僅一歲則為別不久然無不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夫別也有歲焉有月焉旬也日也則別之遠邇久近而恨亦不齊也蓋朋友五倫之一

不可不信然人不能盡其道而君於我乎信矣
是以腸斷百感悽惻然僕獨不盡其道何以能
謝之哉久不聞白雪之聲琵琶之調不知並廢
否若今廢之子期於伯牙所謂交一臂而失之
也豈唯分手一歲之悲而已哉不佞之材雖則
不楚執柯伐柯其則亦不遠矣是以修古學而
欲盡其業願君亦隨時修之作詩奉寄明日去
矣隔關山二千里惟足下自愛秋風時起鴻雁

來日請掛帛書莫違知音之誼耳

與子遷

不佞爲疾適今一句性愈懶惰而事出意外恟
怳如觸籠之鳥矣朝夕左右者徠夫子學則及
二三兄弟詩賦耳此外何求不佞徒今官已廢
杜門之語然而志也旦巢阿閣暮翔千仞豈可
廢焉乎頃讀子遷送子和文兩葉草文暨寄澹
泊書不妨漢魏哉而意氣愈高矣不佞讀之霍

然起則陳琳之檄枚乘之七何如焉其稿趨价
璧之客歲作附覽

寄文安

嚮獲商羽之響也不佞亦鳴其天籟以爲吹萬
不同各出天籟耳春初白雪再飛而足下白雪
之聲亦再至焉是以愈知其聲崇高也又辱惠
運氣樞旋圖讀之方知雖吹萬不同乎實不能
逃足下推度也餘期面罄不悉

寄弘毅

余不佞病肺日望金莖甚矣疇昔署中見示新
詩和故緩焉亦惟酌濁酒摘柿子自養拙耳和
難不亦宜乎時是朔風欲雪萬惟自愛

復梅門

池塘夢寐未覺盡櫻花將辭枝怪道春者辭花
乎花者辭春乎兩談未解忽接手教併領明月
之賜還怪句句說著春光園中再生花也疇昔

之興至今樂乎哉平原愛客吾豈敢日日傍人
彈缺而已拙詩一章和荅不備

復徂徠

昨日諸子來張樂倚蘭之臺恨先生病肺不至
不得聞白雪之聲耳午後接來翰讀天字之詩
乃後得聞白雪之聲不必恨先生之不至耳興
長日短要攀貴作不能也愈知白雪之寡和也
嗣容步呈時下暴寒勿急服餌是祈

復琴鶴

疇昔粉署之晤樂乎哉宿雨已散條風達崩牀
頭詩草索居寂寞左右琴書方復宛然憶疇昔
之遇忽接手教副以中書君二枝遽起脫冠視
之鋒穎尖銳形製雅致所未嘗見向所惠三枝
將辟三舍而恐為積薪之憤也多謝多謝封筒
花箋是實葛城山中一堆雲耳聊持贈諸文房
只恐足下以為投瓊瑤得木瓜也

寄文安

昨日勞君七頭不佞病業已愈謝何罄曩昔足
下送友之作調誠白雪哉即置諸七子集中不
可辨哉愈知難和然而引商刻羽之聲實出天
籟也吹萬不同焉往而不天籟耶勉強以和焉
歲將暮雨雪霏霏伏惟自愛

示王倪

忽聞子有霜露之疾自愛秋雨未晴氣甚不可

也惟先疾不蔓服藥無間斷因告

又

左生所說正字通一帙即附价予藏書不如鄴
侯然青綠牙籤凡無不具經史之類子欲視之
告諸左右人

寄梅門

疇昔之游樂乎哉清風送涼白雲歸岫只苦日
短耳歸後誦所惠詩則日殆不短也不知公疲

猗蘭臺集卷之六
十一
否忽接手教併辱白雪之賜引商刻羽之聲祭
然再繞蘭臺愈覺淒切之甚矣聞公近之浪華
尋以八月望歸來焉日所賦載酒高歌庾亮樓
之句預發興哉

寄澹如

雨後蓬蒿愈益没人即仲蔚一行徑不若矣余
不佞又吟伏枕之句蹲踞寂寞可愛者庭柯鳴
鳥壁間名山可樂者一樽濁醪一壺蟹醬而已

相共歷歷乎左右請足下明日見訪待俟

與梅門

條風徐來白雪再飛忽想山陰之興與師之山
上之興併意不堪取棹但所病者河山累累與
塵俗紛紛而已矣古聞乘鸞輿鶴或熊經鳥伸
雲裝烟駕無往而不靈谿云今我與師一別千
里未必有相見之期非借彼羽毛何能遣此愁
哉不佞遇右文世絃管不舉詩酒無賴嗟乎不

朽之業殆已廢矣且游牛門者或秀而不實或
貧而不遇離散四方者亦若干矣亦何能遣此
愁哉毛穎五枝寄贈不佞元日扇面作冬至作
附覽餘寒如臘萬惟自愛

復琴鶴

不佞徙今官業以自廢一年于茲生平自謂杜
門卒業苟不同調也濁醪不斟枯魚不焚矣自
咲今已開門受客垂楊日日不堪繫馬而已古

謂堂上琴合浦珠豈可爲乎哉忽接大教併辱
白雪之賜是自足下白雪白雪不易和自古爲
爾勉強奉和嚮者見許青鸞尾忽爾承惠迺開
匣而視之裔裔文彩正有中華之氣哉怪其猶
軒翥而來落我堂矣即插之白石小瓶中不勝
尾大瓶則倒地傍人解頤而咲於是別置大者
受之而後安焉風至扶疎然文彩映日光耀蓬
蒿實風流之一助哉多謝多謝東壁及君彛鎌

倉行紀附覽餘圖面罄不備

寄徂徠

鳳曆始頒淑氣頓洽伏知先生早有陽春之奏也浣花詩牋一套以供揮灑之用餘容面既不

與孚軒

孚軒無恙統朝罷之間游業卒歲柳枝覆門四壁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也時時集者徂

徂子遷子和德夫耳此時也病軀尚猶起為相醉則皆言統為太骯髒於俗態矣統自少時苦磬折於是世亦以為狂生而已日統與孚軒論詩調也曰詩以格為別高渾古雅雄麗悲壯是盛唐所尚也流暢圓美宛切動人是中唐所長也新奇尖巧刮目快心是晚唐所擅也至於宋體格皆亾如今學者甚好宋詩古人曰宋無詩豈可以宋言詩乎且夫近世學者以和訓讀書

是以顛倒錯亂字義鹵莽害亦甚矣獨憤眊闌
茸者由之以爲易已吾黨所深戒也且也盛唐
主格中唐主情晚唐主意主意者遂墮於
理理之甚者遂墮於宋是在其所志耶日國徠
翁明代李王亾論其餘云古詩二首花牋一套
併寄與

復琴鶴

日分手規矩池邨中也日往七旬黯淡以懷一

望千里白雲冥冥忽接手教伏知足下清晏深
慰鄙人之懷併領新筍之賜感佩不少因想足
下在寂寞無人之境旦夕左右琴書不朽之樂
風雅甚乎余不佞雖陸沈金馬日日紛俗所牽
業亦多廢矣加之東壁當春吐血至四月疾病
乃十三日不起嗟命哉渠之於學業魏魏乎實
牛門侯芭哉餘子雖多渠最秀矣物先生之慟
亦若仲尼於顏淵予已爲風雲之會十年于茲

猗蘭臺集卷之六 廿四
追想往事泫然流涕渠有遺文物先生諸子輩
相謀為梓不佞因以作誄辭及哭詩願足下亦
見惠一詩渠之出入公門已久且稱其才非足
下復誰哉霖雨未晴伏惟自愛不備

復徂徠

昨接手教不佞發軔在近時正張別宴有客在
堂不即作報伏請莫怪念八之游天何慳之來
月之吉許過蓬蒿顛首以竢副啓紙及封筒附

价餘期面而已

復滕輔之

接手教不佞日所欲古畫願以足下之力即作
猗蘭藏中之物感佩何已不知可得否昨有客
置酒不佞已醉殆及近午又有客故作報艸艸

與字軒

足下動乃叩我蓋叩者少哉是以可知世儒怪
而師悖耳則亦足下之志可謂高矣和作一絕

奉寄

復理淵

春正月得書與其東都邱作師無恙起卧岩嶙
嶢岬之間邪開絨輒來彼雲漢葛城潺湲鬻
之氣哉却知千里非遠然班荆之何濶乎統為
人舊矣高枕之日愈多恒戒門者絕造請人謂
狂生蒼天歌附覽時乃餘寒自愛不悉

寄字軒

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此離已四月豈為不久
哉把酒仰天涯誰共交一臂河山千里夢寐亦
勞黯淡銷魂况復悲哉落木之秋乎西都風物
依舊寂寞日耐高嘯和詩一章奉寄伏惟自愛
寄澹如
日與足下據梧而遊歸後嗒焉只對壁上山明
詩意愈不欺而已不佞伏枕已起分韻作改書
奉寄

復大潮

邈哉河山展展乎積翠一望千里縹乎白雲而
已曩昔接手教辱禊袍之意尊者游京師業已
一歲所只羨拾收若干山水滿錦囊中矣不佞
病渴數月更甚者三月杜門輾轉反側信是以
急久矣東都徂徠及諸子歷歷在焉獨東壁不
弔焉客歲已災白山居其後伏枕九旬方且疾
病而天儻未舍俊才庶幾得愈焉嗟乎大業行

世亦惟在命哉尊者能自愛近來拙什一本寄
贈

示王倪

余衛戍半載於茲暑去寒來駒隙殆速今歲氣
大變先房隕霜聞秋後泉州大雷河州無有其
厄哉日請修真齋詩未成唯溷洛事無暇文事
都廢今子兩友山水空門近狀何如余久不為
青眼轉思同調僧梅門時至不往得書未作報

子其致予意矣左生歸邑更不堪浮雲思耳餘
事能孝慈之時冷寒自愛

復理淵

不佞抵東居且六月日夜望師之在西山枕白
雲漱清泉今讀師之書且辱致禱篇不佞頃伏
枕日晷如矢夫月以及歲歲復幾許嗟離合無
常天哉

寄徂徠

別後鴻書未下矣乃回頭二千里之外則風蕭
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詎不傷哉蓋發東都
之日薰風方扇已至之日秋露如珠可知隔遠
山川不勝情矣前已即西途則關山月芙蓉雪
駐馬屢顧不忍去即至琵琶湖水渺漫以浸良
嶽勢田長橋勢且蜿蜒若引虹霓此景之美殆
無比也乃過逢坂關則帝京矣金鞍朱軒煌
煌躍躍乎九衢矣遂歷浪華以至河內則又朝

露夜月夢寐不安矣然余不以爲憂所以爲憂者亦唯別而已矣夫自別後屢顧其情乃與君交固且未久而恍然如久者何邪蓋其所以過與者大乎使余立志不至古人不以爲足是足下之大賜也陋鄉蕞爾無可與語唯蕭然憶曩昔之興徒悵然耳於是乎時或搗抱月鼓雲和視圓硯之銘若猗蘭之字愈益有天際神人之想焉乎哉乃竊自謂安得君偷文雅之暇一來

且使膽駒明月葛城白雲如有所待以入君之古錦囊中嗟亦不可得已

寄蓮體

昨日見叩蓬蒿高談移日忽接手札併見贈黃備製物製殆乎妙以爲珍寶感佩不少九華山記改書寄贈不佞春來不成字其拙可知

寄徂徠

久不奉書自知怠慢之罪無所逭也今歲暑甚

伏惟先生眠食無恙不佞歸後仍舊高枕乎高山流水間蓋其響亦順耳是則先生之調哉宛如在左右而已頃一二釋氏自浪華來見各有志于詩動輒相引予先戒曰勿見宋詩不知意得不一絕奉憶東野集序一篇勉強作焉請先生正

復大潮

不佞將發和尚書至西臺讀之茲審道路安穩

已到帝京幸甚先得復書及見懷作爾時不佞復伏枕謝絕文事今勉強奉和蓋酬萬一矣知和尚有遠游之志已從所欲且掛錫二年洛陽之間不知何人同調哉不佞六月朔至東都徂徠東壁其餘諸子皆無恙惠賜數品聊謝以詩不悉

又

我聞江南一枝春芳先至而河內之地雖在南

梅蘭集卷之六
乎至今白雪霏霏未見其色矣去年十一月書
踰月至焉三復吟呻若會面也伏惟和尚發後
滄海萬里布帆無恙得至貴鄉對瞻老師欣喜
不尠前已呈二書不知達否惟恨地限萬里鴻
雁勞矣不佞蘭臺眺望已半載餘亦獨看盡潺
潺桂河月巍巍葛嶺雪已然無能競其美者嗟
吾黨殆乎索居天涯惟對此二焉者操絃鼓簧
亦奈其不與衆何壁間一榻實以奉待勿違幸

甚春候猶寒伏惟自愛不一

又

遙哉滄海滄海隔我邑不知幾許里也滄海在
下嶮巖在上是以仰面望之低頭思之豈不切
乎雖然鵬鳥怒而飛垂天之翼水擊三千里搏
搖而上者九萬里苟不一怒而飛其能得如此
哉自一別東都後思君漫旦其殆如歲向者以
風雲作序而別今不佞歸邑也風實從我正在

蘭臺上然雲也何在如之何如之何亦天也不
可論焉雖然鵬鳥之飛一怒使然則亦何必天
而已哉不佞辭東而歸河內時已初秋獨登蘭
臺縱目於西南之間或見梧桐之落風或看蘭
薰之受露或聞桂水之迸溪或聽哀猿之叫嶺
或望猗猗琅玕或愛叢叢桂樹或見麋鹿遊于
曠野或聞秋蟬鳴于山林或明月援琴蕭雨吹
笙或開君詞賦憶其交會或誦詩咏南華思其

同聲師或一想我乎否若或一怒而回圖南之
翼不佞且下南州之榻以待之萬惟自愛

示九江

疇昔之游可謂壯哉宴散殆四更賓主忘疲昨
子所作今復讀焉尚猶興起神飛寄贈一几圖
書縱橫以為雅量一助幸

復徂徠

忠統獨在寂寞無人之境但時愛高山流水之

興操絃吹笙然無人可與和嗚呼陋鄉哉忽辱
雁音墮白雲之中蛩然以喜焉伏審足下之疾
比來漸愈時多風濕自愛聞藩侯有凶變故閉
戶淹三旬矣當此萬木搖落之時誰不動悲哉
之感況於足下乎加之八月既望大風發草木
倒仆室屋破碎向思大旱之後必有此變果然
然於足下風流何有妨害哉見懷一絕且余憶
諸子作并以見和三復吟呻嗟乎此調久絕今

而得聞也向者臨別不佞有謂高山流水知音
在敢道金尊不忍傾足下亦謂比肩繼踵河山
何邈今已徵斯語然而既是千里何不增小人
之憂如之何寄懷二絕和作一絕併附覽餘事
使能孝致意不一

東壁買草堂白山下自稱商丘丈人因有雜
詠請余和今呈覽乞正見寄七月十六日護
園小集之詩各郢調哉不知潮師今在山本

不疇昔走書於浪華之館潮未歸而書徒返
使者苦叩亦終不審其處浮雲哉潮之生涯
然又昨日致足下書與不佞書於浪華之館
想必達矣詩語類選今到微虞之間也滄溟
五言律一本還璧請以文部借與聞八月晦
莊逸至足下之宅從來鯨飲無恙否十月末
書至見附甘州之題尋且賦寄

寄大潮

辱尊者見寄詩即讀之壯哉吾黨千里比肩海
內方發械也徂徠適來在席乃曰信問久絕今
讀詩如在左右蓋未聞長安之間謁尊者論文
辭同詩調者將何以得佳興耶余不佞朝暇
則不廢業然一榻壁間每如有待矣不佞近來
病肺至秋彌甚今小愈矣則未至望沈瀝又重
以世事紛紛故問訊久怠斯不佞罪矣不佞及
諸公新作附覽冀亦少慰索居之意不悉

復太宰德夫

別後數月天各一方杳然切益河山之思忽接
手札併辱珠玉之賜炳煥霏霏照乎案頭乃欲
嗣響適緣旁午故不能矣想足下之態顏氏輩
瓢原憲蓬戶養志高尚天涯二三弟兄年年晨
星易稀因知與世愈不相容不佞徒今官已廢
杜門之語唯思擇名山探幽谷漱流枕石卧雲
餐霞以終此身此外何願之有足下一蒯緱無

恙下館侯刑部源公之愛客想亦愈盛雍州方
雪數日寒甚日思足下吹律而已歲將暮作報
草草

寄大潮

不佞忠統在寂寞陋鄉樂子墨及比竹之樂然
四顧皆斗筭之人固無以青眼視焉嗟呼眼中
實亦鮮矣秋七月寄書於浪華之館館主謂曰
不知師之所之因使者徒齋書返矣後再不佞

猗蘭臺集卷之六
二十五
及茂卿之書併附浪華館屬之曰師歸達此書
也未知達否從行家僕以八月十二日歸焉承
惠尺一之牘及檜心之牙杖一筐筐形甚是實
辱師之用心不佞七月末伏枕晚秋而起故不
能速酬家僕歸而告乃師平安而至浪華浪華
去敝邑四十有里妄謂師或見訪下榻焚香汲
行潦之清煮龍井之茶以待也今師渡海萬里
而歸矣想當布帆無恙已且至肥不佞在陋鄉

獨以千秋之業為樂蕭然據梧回頭於天涯則
雨雪翩翩更憶山陰之興而已矣嗟再會何時
夫謂比肩繼踵河山何邈者尋常之說也今安
得以斯意自慰其邈耶蕪什一章奉寄又不佞
歸邑後所賦詩章及文章一本附便君或思我
之時為一披之否歲已轉斡物物皆春然而寒
猶未除惟白玉

寄徠翁

久不見先生情盼燥燥如也伏惟起卧無恙疇
昔見叩草萊會適他失迎尋病軀怯寒未能趨
謝請免請免仲春七日辱訪當倒屣煥明求詩
偶作焉伏祈改正

寄彥輔

久廢文雅塵埃萬斛何以清快今日九牌見過
下榻待埃

寄琴鶴

不佞杜門高枕柳色蕭然落葉埋徑所伴只有
濁酒耳醉則採筆書晉字數行倦則復酌此外
何求足下前已見惠彩筆則亦知足下之賜也

示能孝

孤燈未盡曉風入簾獨誦陽春之章者誰也統
也以舊年之醉至新年之旦舊新都在醉中嗟
不知爾新年之趣如何

示廣泰

陽春至矣未聞陽春聲天地吾黨在不可無斯聲也

復徠先生

辱大教昨以火故退出殆乎頌義病夫大疲不即作報伏請十七日照臨顙首以竢

復琴鶴

忽辱手教貳以郢歌之賜感佩不少則讀之有云西臺才子氣翩翩然不佞豈敢當之實足下

自道也而其調則引商刻羽白雪之音不翅也如今天下學士大夫屬而和者幾人耶余睥睨中原獨有徠翁而已高矣偉矣即以橐籥吾黨知足下亦有意乎此事也牀頭絃管如竢足下賁臨足下其能恣然乎

寄徠先生

分袂之後久不作書怠慢之辜何以免哉秋暑苦人伏惟先生動止安泰今春為張別筵忘憂

之館也先生暨諸賢分十二體見贈班荆之思
每不能忘輒挂之城樓中則覺明月忽照光滿
雍州已益思吾黨者高潔無比耳西都縉紳處
士如雲而僅供一瞥耳噫流水之思誰共吐之
亦益思吾黨已不佞四月十一日到西都廿五
日入衛戍四山麗美盡入坐中實少文畫也吾
聞畫力千年而絕此席中也不朽哉日日眺臨
雲氣雨色莫不入畫者友乎友乎得畫而詩之

是亦益思吾黨已東壁遺稿如何日試問之劄
劄氏既如予意當今吾黨文辭人人意欲得之
頃八居集者梓成見先生詩二三章是以知及
東壁集成紙價貴也請先生速刪焉購得四部
稿續及青蘿館集子與詩殆與李王作雁行者
也不佞千里行艱阻形勝備嘗焉因爲西記且
修真齋詩序及近作併供覽請正伏惟先生自
愛

又

前日冒雨相訪實似非淒切之句也詩酒絃管
不覺垂四更不知足下疲否所攜畫軸細覽之
衡山第一仇英送大僕圖次之願作猗蘭臺上
之物請為問其價見告其餘二軸還壁所借昇
州稿附价更將宛委餘篇一帙借與幸甚王貢
扇面詩已落手中不知足下何以敵之

復琴鶴

再接手教正審足下近發就封日所言銷魂者
果然乎不佞世紛所累不一奉叩邸門其罪何
逃徵明真蹟謹領不佞方將他適作報不一請
免請免

寄徂徠先生

葛嶺雪天河水未見春色來然而酌杯中之物
揚絃歌之聲則要亦陽春哉足下之醉近况如
何客歲蒙 台命六月應覲東都預喜再會得

時矣花箋一套附便雨雪春寒萬惟自愛

寄滕輔之

日所竒古畫如何蓋題銘紛失想必賈人誤持
去趨价而叩焉未得焉童子遊戲高臺眺望林
中樓閣之三畫願欲作掌中之物請足下為一
勞意

復山鶴

昨接大教伏惟足下清勝歡喜歡喜不佞無恙

然今廢杜門之語惟門前柳色依然已元日作
附覽餘圖面既不備

與徠先生

聞足下有霜露之疾大旱病人伏惟自愛往見
屬印篆聊盡拙工今乃奉贈即賜風雅之一玩
幸甚

寄琴鶴

條風一起白雪再飛乍覺芙蓉之色來入握中

猗蘭亭集卷之六 三十一
矣山生訪過開宴張樂則引商刻羽之聲繞回
小堂還怪握中色散亂天涯酒氣勃勃絃管鳴
嗚更無意乎世事紛冗忽接華牘伏知足下清
勝深慰鄙懷併辱湖筆及絲牋之賜牋實薛濤
之製哉即置之几案耀生蓬蒿且加之元日作
字字金石調矣於是乎又怪足下握中亦有白
雪翩翩映發予握中也誦一句勸一盃其樂何
減楚臺哉謝謝醉筆頗覺無次序請免

復徂先生

辱弔書小人嘆於薤露稚子恨於木風併此情
曷可已乎而况身在遠乎深蒙慰教頓釋悲痛
敬謝

復滕輔之

不佞夢炊日也設令鼓盆以歌至樂篇豈釋我
憂哉忽蒙慰言拭淚聊謝

復徂徠先生

昨得先生書讀之爾時不佞方入朝不即報日所請夫渠硯銘見作寄體作高矣偉矣夫渠更添色哉感佩不少東野遺稿二本領之先生之謂則不佞之謂也按補以成集活字已成小千八千則率可作詩書亦無和訓之陋先生之意如何

答梅門

八月書九月至知河山其邈哉予發軔後暑徂

冷來却憶向交一臂吟詩張樂至于今聲音如在左右矣東都吾儕者率不過十有五每酒以一斗為率醉則擊唾壺為歌傍若無人矣見寄八月望之作二據几吟詠心愈相念夫吾儕同調專以唐初盛為則焉每恐墮中晚也夫中晚非不工而欲更踰一等勝初盛也是以工者愈下矣宋似無詩及明李于鱗王元美之輩起亦專初盛幾並李杜即于鱗有選元美有卮言可

見已師之所常好子美也子美詩聖固也然上
國武庫利鈍兼有故見者惑焉于鱗乃選五七
言諸體中不過取四十首許而序曰唐詩盡于
此此可以為萬世之標也然初盛之體亦不易
焉蓋王李所得匪他今乃欲得初盛者先無如
為二子流俗年少故自祖宋乃欲以一句之妙
一字之工而鳴當世古所謂吳江之句豈足挂
齒牙乎哉吾儕見怪當今而心在千秋是以能

悟焉者十一而已今師即能易其調為鄴下之
交是我願也不知可得同焉否寄憶一首諸子
集者一章附與書不盡言時是晚秋風氣淒切
惟自愛不一

寄滕輔之

吾疎不能對客而亨禮矣知我者來不知者絕
輔之於我豈復關甘鼎味哉是以三徑生蓬漉
酒盡斗豈不謂疎懶乎哉古畫頗佳更可愛者

高臺眺望童子遊戲林中樓閣也謹璧六日容
趨謝餘情不備

復守少海

客歲得足下書於春臺春臺說曰煥明求君侯
詩久矣不佞雖薄劣然念足下亦久矣豈可辭
焉見求以柏梁體即和以古體云夫徠夫子起
也其徒如雲而如回也東壁哉東壁早逝亦如
回也嗚呼天哉東壁嘗善書今足下之字如再

見東壁實稱著園侯芭哉日私印刻成見贈即
篆以綠沈之管鐫以丹霞之刀也豈不可家寶
乎得隴望蜀欲再勞足下手中春望後竢見叩
餘圖面既

與徂來

殘帖數紙以先生所正始得可讀不啻伏生之
書不日裝縑之且先生之手教附其後秩然大
作雅觀多謝多謝

猗蘭臺集卷之六
再見示及理宗皇帝書先生之言當矣道春
已來尚宋學者亦皆無字以今視之先生之
言益驗矣

猗蘭臺集卷之六

